

沧月

CANG YUE
著

那一段皇室中的隐秘畸恋
那一段战场上的慷慨悲歌
那乱世中的执着和背叛

夜船吹笛

ye chuan
chuǐ dí
yè huái qī liàn

雨潇潇

新世界出版社



詞

夜船吹笛

雨



新世學堂出版



夜船吹笛
yechuan
chuizi
yuehouxiao

雨潇潇
yuxiaoxiao

沧月
CANGYUE
著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船吹笛雨潇潇 / 沧月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80228-333-6

I. 夜... II. 沧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5381 号

夜船吹笛雨潇潇

作 者: 沧 月

丛书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特约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杨雪春

绘 图: 李 堃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 张: 7
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333-6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夜航

YE HANG

云荒大地，十月的深秋。

风紧一阵疏一阵地吹着，带起细雨，淅淅沥沥地打在乌篷船上。

算起来，离开芜城已经一个半时辰了。

航船夜雨，船头站着的男子白衣长剑，剑眉微蹙，横笛而吹，衣裾在风中如翻涌不息的云。夜已经深了，脚下河水暗涌，船已经沿着青水出了城，四周寂静无声，惟有带着几分悲怆愤激的笛声，和着艄公摇橹的欸乃声响在风声雨气中。

“颜公子，外头下雨了，进舱里歇歇吧。”老艄公换上了斗笠蓑衣，对着船头的人喊。然而白衣男子却没有听从，犹自在雨中横笛，笛音中激越之气更盛。

老艄公微微叹了口气——这位小哥儿怕是在芜城里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吧？几天前，这个颜公子在商州租了他的船，沿江直下，说是要去芜城办一件急事。到了金沙港，吩咐船家系舟等他几天，便登岸而去。

然而，这一停顿便是将近半个月。

在第十七日上，颜公子才返回了，带着一箱东西，原先满脸风尘焦急之色缓解了许多，想来是办完了事情。

可是，不知为何，从一上船起，便始终带了七分烦闷。

船家也不敢问，只是依着他的吩咐，急忙连夜摇船出了芜

城，南下回息风郡。

船在夜中破浪而行，老艄公一边摇橹，一边听着颜公子吹笛，听了半晌，忽然问：“公子原来是炎国人。”

笛声转瞬歇止，白衣公子目光雪亮，看了双鬓斑白的老艄公一眼。老艄公脸色不变，摇着橹，轻叹，“公子吹的可是《铁衣寒》？”

顿了顿，老人眼望暗夜深处，淡淡道：“当年炎国开国皇帝飞铮是如何文武双全、功勋盖世，却不料传承不过三代，一手创下的帝国已内乱大作，接近分崩离析了。”

“你是——”有些警惕地，白衣公子扣紧了手中的长笛。一路上，船家极少开言，然而此刻甫一开口，不由人不刮目相看。

老艄公淡然一笑，“老汉曾暂居炎国数载，八年前内战起时，才流离至冰国。”

白衣公子眼神一黯，负手轻轻叹息，“八年……是啊，炎国大乱已经八年了。”

八年前，炎曦帝驾崩，四皇叔永麟王拥兵作乱，揭开炎国乱世之幕。此后炎国另外几位皇亲相继叛乱，政局更是动荡纷乱之至。后来逐渐有邻邦窥探，借着支持内乱中各方，势力渗入炎国。

白骨没荒野，烽火遍四疆。转瞬八年过去，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在这场战乱中。

“七皇子陛下此次来冰国，有无达到预期的目的呢？”看着白衣公子蹙眉沉吟，艄公冷不丁地问，然后如预料中那般，看见白衣公子震惊地抬头。夜雨中只见白衣一动，船头那人瞬

忽移到船尾，冷冷的利刃逼近老人的咽喉。

“你是四皇叔派来的？”长笛中暗藏的短剑弹出，压在艄公松软的皮肤上。

老艄公花白的眉毛一扬，脸色却不变，呵呵冷笑了起来。笑了一阵，才颇为感慨地开口：“人言七皇子雪崖是诸王子中翘楚，多年来因其竭力辅助承德太子，太子嫡系才在乱世中保存至今——可惜……今日看来不过如此，炎国看来真的是气数已尽。”

雨水濡湿了雪崖皇子的鬓发，皇子清冽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这个莫测高深的老人。

许久，终于垂下了手，退开，恭恭敬敬地作揖，“在下的确是炎曦帝七子，封白王，字雪崖——敢问这位前辈如何称呼，又由何得知在下身份？”

老艄公见贵公子进退有度，先微微颌首，却继续摇橹，许久，才沉沉道：“老夫的名讳，已不足为外人所知……至于七皇子的身份——也不能说你不谨慎……你衣物上存留的香气，可是炎国秘制的杪楞香？”

颜白再次震惊：杪楞香，本为炎国皇宫秘制，连帝王宠臣都是极少得赐，由此可见，眼前这个平凡老人的过往身份必然显赫。

“太子军如今受到各路叛军围剿，已经在龙首原上的越城被困了将近一年了吧？”然而，不等他开口进一步询问，老艄公淡然摇橹，开始闲谈起天下大势，“越城一失，龙首原无险可守，必将一溃千里。越城被困百日，财力物力枯竭，而严冬

转眼将至，再守下去必定非常艰难——如无外助，承德太子军怕是输定了。”

白衣皇子神色恭谨，再次行礼，问：“雪崖孤陋，还请前辈示下。”

艄公却不答，过了一会儿，反问：“七皇子此次改装潜入冰国，冰国做何姿态？”

颜白欲言又止，脸色有些黯然，许久，才叹息，“前辈心中定然已知答案，何必非要在下亲口承认。”

“冰国并无人赞同再给承德太子援助，是么？”老艄公淡然问。

七皇子点头，“雪中送炭者向来少。”

老艄公点点头，并不说话，许久，再问：“然而老夫看七皇子此次归来，神色中喜忧参半，携回之物贵不可言——何者？”

颜白一怔，再三地惊于老人目光的锐利，然而他英气的脸上却因为这句问话而腾起了淡淡的尴尬无奈，亮如朗星的目光黯淡了一下，手指有些用力地握着长笛，讷讷道：“我、我……我已入赘玉堂金家。”

老艄公从斗笠下抬起头，看了白衣如雪的贵公子一眼——炎国七皇子丰神俊秀，谋略武功俱为天下称道。如果不是他弱冠以来一直竭力辅佐一母同胞的承德太子，太子军根本无法在群雄逐鹿中支撑到如今——

然而，事到如今，居然连雪崖皇子也已计穷，不得不出此下策么？

正在老人沉吟之间，雪崖皇子脸色却变了，望着上游，不自禁地脱口：“呀，她追来了！”

老艄公诧异地顺着七皇子的眼光看去，看见漆黑一片的河面上，驶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快船，显然是使足了力气划桨，来得飞快。

更奇的是，站在船头上的一个女子居然还身着嫁衣，旁边小婢欲为她撑伞，却被一个踉跄推了开去。那女子身形高挑，一把抹去了珠冠，站在船头指着前面的船怒喝：“颜白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想逃么？”

老艄公那看尽了世态人心的眼里，也掩不住惊诧之意：冰国礼法向来严格得近乎苛酷，妇女及笄之后便不能见父兄以外的男子，足不出户直至出嫁。然而这个女子身形尚远，泼辣飞扬之气已经迎面而来，毫无顾忌。

“我的天！她这是——”老艄公喃喃问了一句。旁边白衣公子自知无法脱身，只是不住苦笑，脸色复杂，低声道：“那便是在下的新婚妻子，金家的独生女碧辉。”

老艄公蓦地也苦笑了起来，脱口道：“差点就是金壁辉煌了……原来，公子娶的这位便是冰国有名的‘女金吾’？”

金碧辉

JIN BIHUI

冰国最有权势的，除了皇族，便是居于碧落海边上的玉堂金家。

“金”本为“鲸”，玉堂两字也是后来皇帝所封——二十年前，没有金家，没有玉堂，有的，只是天下逐鹿之时，纵横于碧落海上的海王蓝鲸。

关于蓝鲸，云荒大地上向来有无数传言。有人说他是西荒出来的盗宝者，有人说他是望海郡三大船王世家的后裔——甚至还有人说，他其实是一个术法高深的鲛人，因为厌倦了海上的生活，因此变幻成人形来到云荒大陆。

种种传言虚实无凭，只能作为云荒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但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：他是海上的王者，拥有庞大的船队，战舰无数，疆域一眼望不到尽头。他掌握着云荒七海上的各条路线，过往的各国船队都必须纳贡才可平安到达云荒海岸。

相对于遥远碧落海上的另一位真正的海皇，蓝鲸对云荒大地上的人来说更算得上是无冕之王。

二十年前，冰国尚在王位更替的动荡中，太子煌弱冠即位、内外无助，又闻知庶弟箐与炎国私下结盟，准备借兵取道海上攻打冰国。太子煌无奈之下求助于海王蓝鲸，蓝鲸是所谋长远之人，慨然允诺倾力辅佐太子。

然而，海王也有他的条件——

太子煌废太子妃为庶人，立海王之妹为后，赐姓“金”。

裂土封疆，铸玉堂金马为海王府。

做惯了海上霸王的蓝鲸或许厌倦了海上漂泊的生涯，在拥有几可与大内国库相当的财富后，改名为“金蓝”，将海上事业托付给四个儿子，携家眷安居于冰国都城，开始做起了朝中大员。

虽然他为人不居功自傲，韬光养晦，一直是关注商贾胜于国政，但冰国国政仍在很大程度上受他影响。朝野上下也对其无不敬畏，尊他为“金国舅”。

金国舅惟一的女儿，就叫做金碧辉。

冰国的女子，在二十岁以后尚未出嫁是罕见的，如金家小姐那样二十有五尚待字闺中更是不可思议——这个天性泼辣的女子，自小就不耐烦帝都的生活，在父亲的船队中厮混到了及笄之年，才被父亲强制带回京城。

朝中大臣凡是见过那个金枝玉叶的，无不惊讶：那是完全没有丝毫礼教的女子，一双如男子般的天足就显示出了她本来不甚光彩的出身，说话声音清脆，用语泼辣，更奇的是那些随身侍女居然都拿刀佩剑，个个如夜叉般凶恶。

还有人传言，说在海盗群中长大的金家小姐，根本是目不识丁。

种种附会的传说让那些本来跃跃欲试的王孙公子们望而却步——后来，也有一些冰国的没落贵族横了一条心想入赘，但最后都是慑于金家小姐令人无法消受的性格而踉跄告退。

最让京城人当作笑料的，是有一次金大小姐竟亲自拿了一根藤条，将入府中喝茶的准新郎打出相府来，边打还边骂，泼悍之气闻于内外。

昶帝听说此事，私下对静水皇后，也就是金碧辉的姑母笑道：“侄女骁勇，绝类朕殿上金吾。”

不知怎地，“女金吾”这个称呼就流传了出去，成为冰国

内父母教训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反面教材，“你看你那举止，活生生一个‘女金吾’！”

因此，即使富可敌国、权势冲天，海盗本色的金碧辉小姐却一直蹉跎到了二十五还没有出阁。金小姐本身大大咧咧地毫不在意也罢，奇怪的是金国舅居然也听之任之，并无催促之意。

小船在风雨中颠簸得甚是厉害，然而风浪中船头站着的女子却立足稳定丝毫不晃，一眼便看出是水上一等好手。

“金国舅沉住气搁了这么多年，看来最终还是为女儿挑了一个天下俊杰做夫婿。”看着雪崖皇子苦笑的表情，老艄公脸上居然也有一丝笑意，叹息。

话音未落，船身却是猛地一晃，只见后面船上那名红衣女子挽袖扬手，雪亮飞索如同闪电划过雨夜，生铁铸成的飞爪扒住了他们的船舷。

“颜白，你这算什么？拜了堂，洞房也不进，便拿了我的嫁衣逃之夭夭——你以为我金碧辉是好欺负的么？”手臂一收，牢牢拉直了那条飞索，穿着大红嫁衣的女子一手指着船上的白衣贵公子，脆生生开骂，“本来想爹爹这般看重你，说不定还真是个人才——噫，偏生也是财迷心窍的小白脸！别以为爹爹做主，拜了堂我就怕你了！我如果看你不合意，照样可以休了你！”

雪崖皇子脸色微微一变。炎国七皇子，文韬武略，英名播于云荒七国之间，或许因为眼界太高，弱冠后一直不曾娶妻，此时为大势所逼，他几乎是毫无选择地入赘了金家。此刻听得

新婚妻子的叱骂，心情复杂的他涵养再好也忍不住脸上色变。

收了长笛，他暗自叹息了一声，不得不做足表面文章，“夫人息怒——我和泰山大人有约在先，故国情势危如累卵，一旦礼成便先携陪嫁之物返回越城救急，岂能为儿女之事羁绊？夫人出身将门，自然明理。还望……”

然而，话音未落，耳边却听得俏生生一声冷笑，“分明就是骗人钱物的小白脸，还说得这般冠冕堂皇。这种男人，我见一个打一个！”

艄公和雪崖皇子齐齐一惊，只见转瞬间红影闪动，原来金碧辉足踏索绳，竟然如御风般顺流而下，一掠上了小舟，甫一落地便是一个耳光打向新郎。

尽管对新婚妻子的悍名早有耳闻，然而此刻金小姐的举止还是远出颜白预料之外。颜白忙乱之中折身闪避，右手长袖甩出，疾速卷向新婚妻子的手腕。

“咦，好身手——”白衣袖子刚搭上手腕，便觉一股柔和之力急卷而来，金碧辉脱口诧异了一声。然而她变招也是迅速，手腕一沉往里便收，手肘却接着撞向颜白的右肋。这下来势凶猛，不同于方才那一记耳光的力道，如果撞得实了便真是胸骨折断。

老艄公见她这般毫不留情地出手，也不禁动容。

仿佛被妻子这般的蛮横泼辣激起了火气，温文尔雅的炎国皇子眉头一蹙，冷冷哼了一声，也不见他手指探出长袖，白袍闪动之间，金碧辉只觉手腕一沉，有什么冰冷坚硬的东西压住了右手腕脉，刹那半身无力。

看清楚了他手里的笛子，金碧辉吃了一惊，“九问？你是剑圣门下？”

以笛为剑，一招便制住了妻子，颜白旋即收手后退，始终保持礼节。听得对方直接喝破自己的师承，却只是淡淡摇头，“在下鄙陋，不堪为剑圣之徒——只不过早年偶得机缘，曾得指点一二罢了。”

“哦……能学到一些皮毛也很不容易了，剑圣一脉可是我从小到大崇敬的。”海王的女儿蓦地微笑起来，难得地开口夸奖，“还算有两手，原来也不算个小白脸呀。”

她的声音拖长了，尾音颤颤的很是好听，有一种泼辣辣的美。她抬头看着新婚夫婿，半丝羞涩也无，“嗯，看来爹还不算老糊涂——好，你能打得过我，第一关算是合格了！”

她其实生得甚是好看，肤色微褐，眼睛大而灵活，毛发浓密，睫毛如同小扇子一般颤动着，一头长发丰厚乌黑，盘成高高的新娘发髻。

然而，看见新婚妻子抬头看来，雪崖皇子却下意识地避开眼光，侧身而立，淡然道：“夫人举止大违常理，还是速速回去，免得泰山大人担心。”

暗夜中，雨丝依旧不停落下，夜雨中，炎国七皇子轻袍缓带，侧脸俊美得如同天神，眼中的神色却高贵而淡漠，遥远得近乎不真实。

这门婚事，本来只是作为政治筹码的权宜之计，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太子军，那么他也付出了一生的

代价来获得它——他是言而有信的人，雪崖皇子妃的荣耀将永远笼罩在这个海盗之女的身上。他娶的，并不是这个叫做金碧辉的女子，而是整个冰国。

至于婚姻的实质——在这个权力变更压过一切的年代，有谁真正在乎它？

仰头看着丈夫的金碧辉，却丝毫没有感觉到雪崖皇子的冷淡和不快，良人如玉，她越看越是开心，唇角的笑纹更深，“噫，我才不怕爹爹呢！我现在和丈夫在一起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

一边说话，她一边愉快地伸手去拉颜白，然而她的丈夫微微皱了一下眉，也不见举步，却已经瞬间移动了一尺，避开了她，冷冷道：“出嫁从夫，我现在命你回去！”

金碧辉的笑容蓦地凝住，连同她眼睛里的神采。

她瞬地抬头看自己的丈夫——旁边的老艄公不出声地看了这一对冤家夫妻半天，此刻一见金家新娘的目光，心里也是腾地跳了一下。

“哈……给你根竿子你就往上爬？”大红嫁衣下，今夜刚拜过堂的新娘脸色讥诮，长眉一扬，冷笑，“要我从我？凭什么要我从我？你为我做过什么值得我‘从’吗？哈，不要和我说那一套大道理——谁定的那一套谁自己去守着，反正我金碧辉不买账！”

老艄公抽了一口气，旁边的新郎似乎一时间也有些震愕，还没想出该如何反驳，金碧辉却瞄了一眼船舱里那一口箱子，“你现在准备带了那百万的重金回芜城？”

“嗯。”颜白顺口应了一声，却听到妻子在一边更迅速地回答：“好，那么我跟你去！”言语之间大为雀跃。

“胡闹。”雪崖皇子终于忍无可忍，轻叱，“女人家，好好地战场上战场搅和什么？你是冰国玉堂金家的掌珠，炎国皇室妃子，如何能抛头露面？”

“哼，为什么不能？什么掌珠妃子，我是海王蓝鲸的女儿！”新婚的女子傲然仰头，对着夫婿夸耀，“我十二岁就能指挥战船，十五岁带领船队海战，十八岁成为我爹红莲海上所有船队的队长——听说你是个用兵奇才，不过在海上，我也不是我的对手！”

颜白终于有些不可思议地转过头来，第一次认真地看了新婚妻子一眼：那个二十五岁的女子甩掉了珠冠，卷起了长袖，一脸挑衅地看着他。明眸光华灿烂，唇角上扬。

原来，自己娶的是这样的一个女子。和无尘完全是两种人啊……

炎国七皇子内心蓦地感叹了一声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然而依旧是淡淡地回答：“越城危如累卵，战乱频繁，夫人去不得。”

“我说去得就去得！”似乎也是耐心用尽，金碧辉蓦地柳眉一竖，怒道，“你怎么这般拖拖拉拉的——我还没有见过陆上战场是什么样子呢！我去了反正不会给你添麻烦，还能护着你一些，免得我刚过门就做寡妇！”

“噗——”终于忍不住，老艄公看见雪崖皇子脸上尴尬的神色，笑出了声。

颜白和金碧辉同时看向船尾。金碧辉只是瞥了蓑衣斗笠的

老艄公一眼，“笑什么笑？没看过小两口吵架？”

“如果我不让你去又如何？”颜白皱眉。

“如何？”金碧辉咬了一下嘴角，眼里现出桀骜的神情，忽然用力踩了一下船舷某处，船身蓦然大幅度振荡起来。颜白脚下下一个不稳，连忙站定，足尖加力，登时将船身重新稳了下来，微怒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金碧辉看了一眼舱中的箱子，不慌不忙地从腰中抽出一把小小的匕首，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功夫好，却不信你扛着那一箱东西还能水上漂——不许我跟了去，我就弄沉了这条船，看你空手怎么回去交代！”

脆生生的话语一落，船上的气氛忽然有些凝滞。

原来……她也并非是一味蛮横不用脑子的人，想得很是周到。颜白定定地看了看妻子，金碧辉也桀骜地回瞪他，那把长不过三寸的小匕首在手指间灵活地转动。

如若他不答应，恐怕这位女金吾真的会甩了外袍嫁衣，潜入水底凿沉他的船吧？他固然有把握在她入水前制住她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便是真的撕破了脸，以后如何再与冰国交往？但如她一入水，那可真是没有法子制住这个海王的女儿了。

“咳咳……姑娘莫要说笑，这船可是小老儿的活命本钱哪。”寂静中，忽然间船尾一直沉默摇船的老人咳嗽了几声，开口了，看了炎国七皇子一眼，“我说这位公子，反正是你的夫人，带了去多个内助想来也是好的。”

“谁要老儿你来多嘴！”有些懊恼地，金碧辉瞪了老艄公一眼。